



世界幽默小说文



欧·亨利 幽默作品集

《二十年后》《警察与赞美诗》《麦琪的礼物》
《最后一片藤叶》《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

罗文英/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幽默作品集/(美)亨利(Henry,O.)著;王伟平译.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3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罗文英主编)

ISBN 978-7-80680-967-9

I. ①欧… II. ①亨…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 I 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278 号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欧·亨利幽默作品集

主 编 罗文英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艾博堂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67-9

定 价 96.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目 录

都市报道.....	1
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14
托宾的手相	19
麦琪的礼物	24
婚姻学的真谛.....	28
二十年后.....	32
最后一片叶	35
为麦克花的钱.....	39
财神与爱神	43
失算.....	48
“姑娘”	56
没说完的故事.....	60
五月是个结婚月	64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68
往左的路.....	72
往右的路.....	77
当中的路.....	83
口哨大王迪克的圣诞袜.....	87
再配混合酒	98
心理分析与摩天大楼	102
看病.....	107
战睡神	115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118
一笔通知放款.....	126
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	130
好汉的妙计	139
剪狼毛	147

决斗.....	151
布莱克·比尔藏身记.....	155
各有所长的结局.....	163
部长的良策.....	170
本顿·夏普遇劲敌.....	177
绿色门.....	178
经验与狗.....	183
几位侦探.....	190
一千元.....	194
十月与六月.....	198
幽境过客.....	200
纪念品.....	204
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	210
“真凶”.....	213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217
无缘.....	221
似戏非戏.....	224
寻找巧遇的人.....	229
托尼娅的红玫瑰.....	236
生活的波折.....	242
卖冤仇.....	246
强中更有强中手.....	255
多情女的面包.....	264
作者年表.....	267

都市报道

所有城市都充满自豪，各有各的骄傲。你夸你的高山好，我说我的港湾妙。——吉普林

可惜就没有一部描写芝加哥，或者布法罗，或者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的长篇小说。在美国，仅有三个大城市是“小说市”：当然要数纽约，还有新奥尔良，旧金山，而后者为三市之冠。——弗兰克·诺里斯按加利福尼亚人的说法，东方是东方，而西方却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成了一个民族，而不单纯是一个州的居民。他们是位于西部的南方人。相比之下，现在的芝加哥人对他们住的城市的忠诚并不逊色，但你要是问起他们的原委来，他们可就会结结巴巴了，说是喜爱湖里的鱼，新建的共济大厦。加利福尼亚人不同，说起来头头是道。

当你嫌烧煤花的钱太多，穿的内衣太厚重时，天气就成了他们的一大话题，足足可以说上半小时。一旦他们把你的沉默当成信服，那简直会发起疯来，把金门市描绘成新大陆的巴格达。其实，作为观点而言，没有反驳的必要。但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如果谁用手指着地图说：“这地方不可能有什么传奇，它还闹得出什么名堂吗？”他就真是个鲁莽汉。用一句话否定历史，否定传奇，否定英雄，难道不是胆大妄为吗？纳什维尔——发货港，田纳西州首府，位于坎伯兰河之滨，北圣铁路与路新铁路交会处。该市被视为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我是晚上八点下的火车。翻遍词典未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我只好另打主意，列出一个配方表作比拟。

取伦敦的雾三十份，瘴气十份，泄出管道的煤气二十份；日落时在垫了砖的院子里搜集的露珠二十五份，忍冬发出的气味十五份，一道混合，所得混合物便与纳什维尔的毛毛雨相近。它既不像樟脑丸有浓烈的气味，又不像豌豆汤那样稠。我不用再多说了，你会明白的。

我去旅社坐的是一辆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死囚坐的车，花了很大的毅力克制自己，才没爬上车顶模仿一次英雄。拉车的牲口老掉了牙，赶车的人原来是个黑奴。

我想睡，又累，车一到旅社，便按规矩付了五角钱（不瞒你说还有接近于这个数目的馈赠）。我懂这儿的习气，不愿听人唠叨什么昔日的“东家”或者“战前”的什么什么。

旅社是经过所谓“翻新”的，也就是说，换上了大理石柱，铺了瓷砖，装了电灯，正厅里摆着铜痰盂，楼上每间大房贴着新火车时刻表，挂着石版画卢考特山，耗资两万元。经营管理无懈可击，态度的殷勤是南方人礼貌多端的典型表现。服务人员动作慢得像蜗牛，但态度温和得无以复加。饭菜可口，你千里迢迢来求食也值得。烤鸡肝片的美味你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家旅社里有。

吃饭时我问一位黑人服务员，城里有没有热闹好看。他紧锁双眉思索了一分钟才答道：

“这嘛——老爷，我实在想不出日落以后什么东西还会有看头。”

太阳已落下了。实际上，还没等落就让毛毛雨吞没了。所以我没福分观赏日落。但我还是冒雨上了街，想看看热闹。

纳什维尔建在起伏不平的地方，街上有电灯照明，年花费三万两千四百七十元。

刚出旅社就遇上了种族乱子。一群人见了我一拥而上。他们大概是得了自由的黑人，或者阿拉伯人，或者南非的组鲁人，手里全拿着家伙。我定睛一看才松了口气，拿的不是枪，而是鞭子。我又看到黑乎乎一大溜笨重的车，还听到他们喊：“到全城四里八角只要五角钱就跑，老爷。”才知道是在拉“生意”，而不是要向我动武。

我沿坡顺街向上走。街道很长，我真不知道这些街到头上怎么下来。也许，如不“铲平”是不好下的。好几条“大马路”上不时可见到一些店还亮着灯；一辆辆电车载着有身份的市民来来往往；有人边走边谈，谈锋正健；一家卖汽水与冰淇淋的店里还传出一阵可谓快活的笑声。一偏离大马路，小街上的人家无不自在，安享着天伦。许多窗口亮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有几家在弹钢琴，琴声节奏分明，无可挑剔。的确，没有什么“热闹”。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没赶在日落前。于是，我回了旅社。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邦联派将军胡德兵犯纳什维尔，围困了托马斯将军的国民军。托马斯将军率部奋战，击溃了邦联军。

自出生以来我就听说过、眼见过嚼烟草。地区的南方人在比武中表现出的射击本领，令人钦佩不已。但在旅社我还是遇到了意想之外的事。大厅里摆着十二个崭新闪亮有气派的大铜痰盂，很高，可以与有耳有座脚的瓶相比，口特大，女子棒球队的神投手在五步开外往里进球稳中。但尽管恶仗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正猛，“敌人”并没有吃到苦头。它们站着没有损伤一根毫毛，崭新闪亮，有气派。就可惜名贵瓷砖遭了殃！那铺了砖的地面，漂漂亮亮的地面！我不由得想起在纳什维尔的战斗，而且由于习性傻，想从中悟出祖传射击本领的一点奥妙来。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是由于一种与其有还不如无的礼貌）。我一眼瞥见这人就知道他是个典型人物。老鼠是无处不在的动物。我的老朋友爱尔弗雷德·坦尼森谈什么都一语中的，他曾说：预言家，骂我这张闭不住的嘴吧，骂我这条英国的害人虫，老鼠。

各位须明白，“英国的”一词是因达意的需要而加的。老鼠就是老鼠。这位老兄满大厅转，活像只忘了把骨头埋在哪里了的饿狗。他的脸大得出奇，发红，肉发松，像佛菩萨的那样往下垂。倒有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刮得溜溜光。人只有胡须拉碴时才显出动物的特征。我

想,如果那天他没动用过剃须刀,我准会见了也不理睬,使那天的罪犯名单上少一名凶杀犯。卡斯韦尔少校开火时我正站在离痰盂五步远处。我的眼睛很管用,发现了射手用的是加特林机枪,而不是打松鼠的枪,忙一躲闪。少校也不含糊,马上向我这位与战事无关的人道歉。他就长着张闭不住的嘴。四分钟内他成了我的朋友,还拉着我上酒吧间。

写到此处我想说明,我是南方人。然而我并没有南方人的那一套习惯。我并不用细窄的横领结,也不戴垂边软帽,也不穿双排扣长礼服,也不谈谢尔曼将军毁了我多少包棉花,嘴里也不嚼东西。乐队演奏《狄克西》时,我也不喝彩。我往后在椅上靠了靠,再要了杯酒,恨不得朗斯特里特将军……可是恨不得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韦尔往柜台哨地一拳,声威像萨姆特港第一炮。等到他向阿波马托克斯放了最后一炮,我以为他会收场,可是他又开始谈起他的家谱来,说亚当原本是卡斯韦尔家族的表亲,排行第三。数完了宗谱,他再谈我最不愿听的家事。说起了他太太时,他追根溯源,考证出她的远祖是夏娃,又破口大骂有人造谣说她跟该隐有血缘关系。

进店时是他要的酒,听他说个没完没了,我不禁起了疑心,以为他的话一多,我听久了便会糊里糊涂付酒账。可是等酒全下了肚,他当啷一声把块银洋丢到了柜台上。这一来当然少不了还得上一趟酒。第二趟的钱由我付,付完我拔腿想走,实在不愿再跟他在一起。但还没等我走开,他又嚷开了,说他太太挣到了一笔钱,还掏出了一把银元。

在服务台取钥匙时,服务员彬彬有礼对我说:“如果卡斯韦尔搅得您心烦,您尽管直说不妨,我们会把他弄走。他招人嫌,爱四处窜,没人知道他的经济来源,可是他又几乎从不缺钱花。只不过我们看来还没有想到个好办法撵他走。”

我想了想答道:“那就不用了,我看没必要麻烦你们。要说我不愿跟他在一起,那倒是实在话。”接着我又说道:“你们这儿显得太清静,就不知有些什么可以让新来的人消遣消遣,玩一玩,或者看了上劲。”

服务员说:“哦,对,星期四有表演。我看这样吧,我去查看清楚,让人把广告在送冰水时一道送到您房间来。晚安!”

回到楼上房间以后我望着窗外。才十点来钟,全城就已静寂无声。雨还在下,闪闪烁烁可见到些半暗不明的灯,像撒在女集贸市场卖的蛋糕上的葡萄干一样稀稀拉拉。

“这地方真安静,”我暗暗想着,脱下一只鞋,把它丢到地上,是楼下房客的天花板上。“毫无生气,不像东部和西部城市有看头,有特色。就一座工商业城,好倒好,可是平凡、没味。”

纳什维尔在全国产业中心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是美国的第五大鞋市,南方最大的糖果

与薄脆饼产地，其绸布、杂货、药品的批发量也相当可观。我来纳什维尔的原委得向你有所交代。话偏了题，当然你会厌烦，其实我同样厌烦。我本来在别的地方办自己的事，但一家北方的文学杂志委托我来这里，代杂志社面见一位叫阿泽利亚·阿戴尔的作者。

阿戴尔（除了所写的字，对此人尚一无所知）寄来几篇散文（是难得的佳作）和几首诗歌，让编辑们在一点吃午饭时都叫好。所以他们托我找到这位阿戴尔，抢在别家出每字一角或两角的价格前，以每字两分的价格签好合同买其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点，吃过鸡肝（你不妨来这家旅社品尝品尝），我冒雨出门了。毛毛雨仍在下，似乎没完没了。刚拐弯遇上了凯撒大叔。他是个黑人，身强力壮，年岁比金字塔还大，那头白发和脸使我想起了布鲁特斯，接着又想起凯奇怀欧王。他那件上衣妙不可言，从没见过，以后也见不着。衣长齐脚踝骨，原本是邦联军穿的，灰色，但因经日晒雨淋和久穿，变得五彩斑斓，叫约瑟夫的上衣也相形见绌。这件宝贝衣服我得多费些笔墨交代，因为它跟整个故事密切相关，而整个故事要慢慢道来，因为纳什维尔这地方似乎闹不出新鲜事。

可以肯定这件衣服原是一位军官的军服。披肩已经掉了，披肩以下本有漂亮的装饰扣与穗，也都不见了踪影，它们的遗址用线密密麻麻缝了起来（大概是哪位高寿的“黑妈妈”的功劳），钉上普通细麻绳巧结的花扣，可麻绳已磨坏，发了毛。钉上花扣一定是为了使衣服不失往日的气派，尽管不漂亮，却也足见苦心，因为那些花扣完全是顺着不知何年何月就掉了的装饰品的纹路编结的。有关这件衣服的悲欢，最后还要交代一笔，就是它的纽扣掉得仅剩一颗，只有上起第二颗还留着，别的地方都用细绳打起结，绳的一头穿在扣眼里，另一头穿在衣服右侧胡乱打的洞里。这件色彩斑斓装饰品独出心裁的古怪衣服天下绝无仅有。惟一剩下的纽扣有半个一元钱币大小，黄色，角质，用粗线钉着。

黑大叔身边的车也有了一大把年纪。当年哈姆带着车和两匹马离舟登岸后开创了出租车行，也许创业的车就是黑大叔的这辆。见我走近了他忙打开车门，拿出根羽毛掸挥挥（只挥没真用），用沉浊的声音说：“老伢（爷），请上车。车里没半点灰。刚刚送过葬的，老伢。”

我想，参加过这种大典的车一定打扫得格外干净。往街两头一望，也不见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停在街边等着拉人的车都差不多。我掏出记事本，翻到了阿泽利亚·阿戴尔的住址。

“到杰萨明路八百六十一号。”我说着便往车里钻。可是黑大叔把又粗又长像猩猩爪子般的手一伸，拦住了我。他那张阴沉沉的大脸上顿时掠过一阵疑云与敌意。随后，他心上的石头马上又落了地，还是用讨好的语气问道：“老板，你怯（去）那里做甚？”

“那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有些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

“没，没，老伢。就是那儿太偏僻，没有要紧的事大家都不上那儿怯（去）。您上车。”

座位干净，才刚刚送过葬，老伢。”

到目的地少说也走了一英里半。砖铺的路高低不平，车又是老古董，除了嘎吱嘎吱的刺耳声音外，我什么都听不见。毛毛雨还在下，这时本来就有点异味的雨又加进了煤烟味，沥青与夹竹桃的混合味，直往鼻孔里钻。透过水气盖住的窗玻璃，见得到的就只两排蒙蒙的房子。

纳什维尔的面积是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是经过铺修的，全城水管管道耗资两百万。干线长七十七英里。杰萨明路八百六十一号是一所老朽房子，离街三十码，四周有枝繁叶茂的树和没修剪的灌木环抱。一排矮黄杨木长得茂密，把围篱遮得几乎不见踪影。篱门关着，一根绳打的活结把门拴在了第一个篱桩上。但走进篱门以后，你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也曾荣耀显赫过，远不是今日的一副破落、穷酸、可怜相。且让我们慢一步进屋里。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停了，劳累的牲口收住了腿。我给车夫五角车费，外加两角五小费，心想这该算大方。但车夫不肯。“是两元，老伢。”他说。

“要两元？”我问道，“你在旅社喊叫的价我听得一清二楚：‘全城四里八角才要五角钱就跑的’。”

“是两元，老伢。”他不相让，又道，“离旅社远着呐。”

“可还是在城里，没有出城半步啊。”我也不甘休，“把我当北方佬，好欺负？真想得美。那一带的山你见到了吧？”雨仍在下，连我自己也看不见山，但我仍然指着东边，嘴没停。“哼，我就在山那边生，那边长。你这老黑鬼是蠢货，人是哪儿来的都分不清！”

凯奇怀欧王紧绷着的脸松开了：原来你也是南方宁（人），老伢？是你那山（双）鞋把我给搅糊涂了。南方宁（人）穿的鞋前面没有你这么尖。”“这么说，车钱就只要五角，对么？”我的口气并没有松动。

他原先那种既体现发财心又显露故意的表情又出现了，持续十秒后才消逝。“老板，”他说，“五角倒是五角，可老伢我得用两元。我非开销两元不行。老伢，到头来我知道了你是哪儿宁（人），就不劲（硬）要两元，我这只说，今天晚上我就等着两元钱，生意差得不行。”

他的一张大脸上浮现出心安和有把握的表情。他的运气比原来指望的好，没遇上不知道价钱的糊涂蛋，倒遇上了生性厚道的人。

“你这该死的老混蛋，”我边说边把手往口袋里伸，“该把你往警察局送！”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了。他心中有数；他有了底；他再明白不过。

我给了他两张一元的钞票。钞票过手时，我发现其中一张已饱经沧桑，右上角掉了，中间是撕开了又粘上的。裂开处粘的是条蓝色棉纸，没这条纸就流通不了。

这名非洲强盗的事暂按下不表，反正他高高兴兴地走了。且说我取下绳套，推开篱门，门便嘎吱一响。

我在前文已交代，这所房子已经破落，二十年里没让油漆刷子碰过。我原奇怪为什么它没让一阵大风吹得东零西散，可后来看到了树，那些把这所房子紧紧环抱的树，它们经历过发生在纳什维尔的鏖战，现在亭亭如盖，保护着房子不遭暴风、严寒与敌害。

阿泽利亚·阿戴尔是名门之后，年已五十，白了头发，又瘦又弱，与她住的房子质地相差无几。一身衣裳是我前所未见的廉价货，却洗得比我看过的哪件衣服都干净。风度高雅得像王后。她接待了我。

客厅似乎有一英里见方，因为里面空空荡荡，只摆着两三把椅子，一张早没有了毛的马鬃沙发，一张有了裂纹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地毯破了，松木书架没刷油漆，架子上只几排书。不过，墙上倒有幅画，是彩笔画的一丛三色紫罗兰。我原以为有安德鲁·杰克逊提着装松果的吊篮的画，结果四下找却没寻着。

阿泽利亚·阿戴尔与我进行了长谈，我可作部分介绍。她是老南方的后裔，小时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备受疼爱。她的知识面并不广，但对她所知的相对狭小的领域，她倒钻得深，很有见地。她念书没出家门，对世界的了解靠的是推断与灵感。那帮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散文作家具备的正是这种素质。我边听她谈边自愧不如，手指不由自主地动，在林兰姆、乔叟、里兹利特、马库斯、奥里利厄斯、蒙田、胡德等人著作皮革制书背上的灰尘。其实没有灰尘。她是位了不起的人，发现了她很有价值。今天，几乎人人对现实生活都过于内行。唉，是懂得太多才过于内行！阿泽利亚·阿戴尔的生活不用说是非常清苦的。恐怕除了一所房子，一身衣服，她已一无所有。一方面，我对杂志社要尽到责任，另一方面我又对苦苦奋斗的诗人 and 散文家有着一片忠心。她的声音很像大型钢琴，叫我听得入神，只觉得开不了口提合同。面对一位抵得过九女神和三姐妹的人物，有谁能把价码压到两分呢？生意经非等到下一次会面再谈不可。但我提到了我肩负的使命，约定第二天下午谈买卖。

到即将告别时，我说了句告别该说的套话：“你们这地方是个太平、安稳的地方。称得上安乐乡，很少会闹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

纳什维尔向西部与南方各地卖出大量炉灶和器皿，其面粉生产量为每天两千桶。

阿泽利亚·阿戴尔想了想。“我倒从没有过这样的看法。”她极其认真且有几分激动说（这似乎是她的特点），“难道不正是在太平、安静的地方发生了许许多多事吗？我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创造大地堆起万仞不倒的山峰时，人们要把身子伸出窗外，才可以听到土块从他铲子上掉下的声音。世界上最热闹的工程，就是修建通天塔，又落个什么结果呢？”

只有《北美评论》上占一页半的世界语。”

“当然，人类的本性各地都相同。”我搬起陈腔滥调来了，“不过，有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有色彩——呃——富有戏剧性和变化——呃——也就更叫人神往。”

阿泽利亚·阿戴尔道：“可以说我已多次周游世界，乘的金色飞船有两只翅膀——书本与想象。我见过——是在想象中见的——土耳其国王亲手勒死一名妃子，就因为她在公众场合摘下了面纱。我在纳什维尔亲眼见过有人把戏票撕碎了，因为他妻子把米粉抹在脸上跟着他出门。在芝加哥的唐人街，我见过一个叫章儿的丫环让人按着慢慢下油锅，逼她答应永不跟她的美国情郎会面。滚开的杏仁油浸过她的膝盖三寸时，她屈从了。前天夜里，就在纳什维尔城东的一次牌会上，我看见一个叫基蒂·摩根的人遇上七个老同学，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他们一个个只当从来不认识她，就因为嫌她嫁了个油漆匠。她心里像是滚油在煎，可是脸上却仍然挂着微笑，从这张桌走到那张桌，只可惜你没看到那笑脸。你说得对，我们这儿是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几英里的地盘只有红砖房，泥巴，商店，贮木场。”

屋后传来咚咚的敲门声。阿泽利亚·阿戴尔轻轻说了声对不起，走去是谁在敲。没多久她转身又来了，眼发亮，脸泛红，显得年轻了十岁。“你一定得喝杯茶，吃块糖再走。”她说。

她伸手拿起个小铁铃摇了摇。一个黑人小姑娘走了进来，才十二岁左右，赤着双脚，一身不大干净，大拇指含在嘴里，睁大眼没好气地望着我。阿泽利亚·阿戴尔打开一个又小又破的钱包，掏出一元的钞票，有一张的右上角不见了，从正中撕成两半，也是用条蓝色棉纸粘在一起的，与我给那海盗似的黑人的那张钞票一模一样，肯定错不了。她把钞票给了小女孩，说：“小东西，你往街口贝克先生店里去一趟，买四分之一磅茶叶，就是他平常送到我这儿来的那种。再买一角钱的糖。快去快回。”她转身对我道：“家里的茶不凑巧吃光了。”

小东西从后门走了出去。她赤脚重重踹在后面门廊的声音还没完全消失，便听到有人尖叫一声，震动了这空荡荡的屋子。我敢肯定是小东西在叫。接着，传来那小女孩边叫边说着什么的声音，而且还有一个成年男人气冲冲的叫骂，嗓音低沉沙哑。

阿泽利亚·阿戴尔不慌不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到那沙嗓门唠唠叨叨了两分钟，接着听到仿佛有人在骂或者拉拉扯扯。可是，当阿泽利亚·阿戴尔又进屋坐下时，表情却不见有一点异样。

她说：“这屋子房间多，一部分佃给了一个房客。对不起得很，不能请你喝茶了。我往常在店里买的那种茶没有了。也许明天贝克先生会给我送些来。”

可以肯定，那小女孩连屋门都没来得及出。我问过怎样坐电车回去后便告辞了。出门以

后很久才想起没来得及问阿泽利亚·阿戴尔姓什么，但明天问也不算晚。

就在这一天，我干起了这座平淡无奇的城市逼使我干的大不该的事。我来这儿前后才两天，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通过电话撒了弥天大谎，而且在件凶杀案事发之后，用法律术语说，又成了凶杀犯的“同谋”。一踏进我住的旅社所在的那条马路，身穿那件多姿多彩、举世无双的衣服的非洲血统黑人一把拽住我，打开棺材似的车上那通往地牢的门，挥动羽毛掸，喊着同一套话：“请上车，老板。车里干净，刚送过葬的。五角钱随……”

他这才认出我，咧开大嘴笑了。“退（对）不起，老板。今天早上午，你先生大伢坐过我的车。多谢老伢。”

“明天下午三点我又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要是你在这里，我坐你的车。你好像认识阿戴尔小姐吧？”我想起了那张钞票，最后问道。“我是她爸爸的下人，就是那个阿戴尔法官，老伢。”他答道。“我看她穷得可怜，家里数不出几个钱来，是么？”我问道。

立刻我发现凯奇怀欧王变了脸色，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又成了会漫天要价的黑人老车夫。

“她饿不了肚皮，老伢。”他慢声吞气地说，“她有她的来源头，老伢。她有她的来源头。”

”跑这一趟我只给五角。”我说。

“好吧，是那个价钱，老伢，”他顺从地答道，“今天早上我要等着那两元钱花用，老板。”

回旅社我去电撒了个谎，对杂志社说：“阿泽利亚·阿戴尔非要每字八分不可。”

对方回电是：“快给她八分，蠢货！”

要吃饭时，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遇见了我，打招呼的亲热劲胜似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一见就厌恶而又难于摆脱的人为数寥寥无几。他撞上我时正巧我在酒吧间，这种地方我不便当面推脱。我宁可自付酒钱，免得再在这儿喝下去，可是无奈这酒鬼格外可恶，要热闹，好人多，每破费一文酒钱都要人放鞭炮，请乐队奏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一元的钞票，啪的一声，把其中一张按到了柜台上，那气派俨然像是有万贯家财。我一看，发现钞票的右上角没有了，当中撕成了两半，是用条蓝色的棉纸粘起来的。又是我那一张，绝对错不了。我回到自己房间。毛毛雨还在下，这座南方的城市又无味无奇，弄得我有气无力，坐立不是。临睡前我想起了那张神奇的钞票（以它为线索可以写一篇绝妙的旧金山侦探小说），心里直犯疑：“难道这儿的人大都是车行里的股东，能进钱就分红利？难道……，’这样想着我便睡着了。第二天凯奇怀欧王果然到位，把我拉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路在石头上颠簸，把我的骨头都震散了架。他还等着我把事办好，再摇摇晃晃拉我回去。阿泽利亚。阿戴尔比先一天脸色更苍白，衣服更干净，也显得更孱弱。在每

字八分的合同上签过字以后，她的脸没有了血色，坐不住，从椅子上滑了下来。没费多大力气我把她扶上了已成老古董的马鬃沙发；接着跑步到大街，大声喊那黑海盗去请医生。我早知他聪明，果然不错，他丢下车马一路飞跑，深知这事非抢速度不可。没出十分钟，他带了位表情严肃、头发花白的医学界高手来。我简单向他说明了来这所空荡而神秘的房子的原委（每字远卖不了八分）。他深鞠一躬，表示理解，然后转身对黑人老头用平静的口吻说：“凯撒大叔，快到我家去，叫露西小姐用装奶酪的罐装满满一罐牛奶，再用大杯装半杯葡萄酒，你都拿来。快去快回。别赶车，跑快点。这趟差总用不了一星期吧？”

看来梅里曼大夫信不过这拦路强盗的腿，就怕他快不起来。凯撒大叔撒开两条笨腿跑得倒快。等他跑远了，大夫先打量我一番，态度彬彬有礼，内心却在细细思忖，终于认定我是个可靠的人。

他道：“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饥饿造成的。卡斯韦尔太太的真心朋友很多，都乐意帮她，但谁的接济她都不要，只要凯撒大叔的，这老头以前是她家的黑奴。”

“卡斯韦尔太太！”我吃了一惊。我把眼光转向合同，发现她在合同上签的名是“阿泽利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医生说：“可惜嫁给了一个酒鬼，一个游手好闲的废物。据说，她家老黑奴接济她的钱哪怕数目很小也让他搜刮去了。”

牛奶和酒端来了以后，食到病除，阿泽利亚·阿戴尔恢复了元气。她挺直身坐着，赞叹秋叶之美。当时秋叶色彩最浓，正值赏叶时节。昏过去的事她轻描淡写，只说是由于心跳过速的旧病复发。她躺到沙发上后，小女孩便给她打扇。医生还要到别处出诊，我把他送到门口，告诉他，阿泽利亚·阿戴尔给杂志社稿件的报酬可以预付一笔，我愿意也有权这样做，他听了很高兴。

“你还不知道，”他说，“你坐了车王的车。凯撒大叔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个车王。凯撒自己就车王架势十足，想必你不难看出来。”

大夫还没走多远，我就听到凯撒大叔在屋子里说话：“阿德（泽）利亚小贾（姐），你就眼睁睁让他抢了两元钱吗？”

“是的，凯撒。”我又听到阿泽利亚·阿戴尔答话，声音有气无力。接着我走了进去，把与作者谈的公事告一段落。我果真预付五十元，说这是约稿定规。然后凯撒大叔赶车把我送回了旅社。

到此为止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的，可以出庭作证，但往后的事我就不能作为见证人说话了。

大约下午六点，我到旅社外散步。凯撒大叔又在街口。他打开车门，挥着羽毛掸，又说了那套难听的话：“请上车，老伙。五角钱上全城四里八角。车干净的不用说，老伙。刚刚送过葬的——”他这才认出是我，大概是由于老眼昏花。他的衣服又花花点点褪了些颜色，细麻绳磨得更毛、更不成样子，原来惟一剩下的那颗纽扣，就是那颗黄色的角质纽扣，也不见了。凯撒大叔是世代车王的好一个不肖子孙！将近两小时以后，我发现药房前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在一个太平得像沙漠一样的地方，这要算稀奇事，我往人堆里硬挤了进去。原来，是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躯体躺在几把椅子和空箱子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医生正在检查有没有活的希望，结果，断定希望全无。

这位往日的上校死在一条黑咕隆咚的街上，后来，被几个又好事又闲得无聊的人抬到了药房门前。这位老兄身经了一场恶斗，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游手好闲又爱耍无赖，他可也是一名斗士。只不过他斗输了。他的两手还紧握着拳，扳也扳不开。熟识他的几位好心人围在他近边，搜索枯肠想说几句死者总算担当得起的好话。一位眉慈目善的人绞尽脑汁后有了一句：“卡斯韦尔十四岁时，学校里拼单词拼得最好的学生他算得上一个。”

等我挤到死者身边时，死者垂在白松木箱边的右手松开了，一件东西掉在我脚边。我没动声色，踏上一只脚踩着，等过了一会儿才捡起来塞进口袋里。我猜想，在作生死搏斗时，他一定是紧紧抓着了这东西，断了气还没松手。

这天晚上，除了政事与禁酒令，旅社里人们的主要话题是卡斯韦尔少校之死。我听见有人对一伙人说：

“各位，依我看，是哪个下流黑鬼谋财，把卡斯韦尔杀了。今天下午他身上有五十元，还拿给旅社的好几个人看过。等到人死了后，钱也不见了。”第二天上午九点，我离开了纳什维尔。火车经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时，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颗黄色的角质衣扣，约五角硬币大小，纽扣上还吊着磨毛了的细绳头。然后我往窗外一扔，把它扔进缓缓的、发黄的河水里。布法罗市情形如何我不敢妄言！

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有一次打猎以后我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小镇上等南行列车，车子晚点一小时。我坐在顶峰楼的门厅里与旅社主人蒂勒默克斯·希克斯谈起了人生的责任。

看到他性格并不怪僻，我便问他，他那只左耳朵是不是在很久以前让什么野兽咬伤了。我爱打猎，自然而然会想到人在追野兽时可能遇到的凶险。“这只耳朵是真朋友关系的纪念品。”希克斯答道。“那是遇到了意外？”我追问。

“朋友关系拉扯不上意外。”蒂勒默克斯说。我没有再问。

我的主人却接着说了下去：“完全够得上朋友的例子我以往只知道一件，是一个康涅狄克州人和一只猴子，他俩真够意思。在巴兰基利亚时，猴子爬椰子树，摘了椰子丢给人。人把椰子锯成两半，做成大勺子，每个卖两银币，再买回甜酒。猴子喝椰子汁。赃物两人有份，谁也离不了谁，他们成了亲兄弟。

“人与人之间另一码事，交朋友是玩手腕，顾顾眼前，二话不说就可以不干了。”

“原来我有位朋友，大名佩斯利·菲什，我还满以为与我会天长地久。七年里不论是挖矿，办农场，卖专利产品搅奶器，放羊，照相等，还有搭铁丝网，采干梅，我们都在一起。瞧着吧，人家会凶杀，瞎吹捧，争钱财，讲歪理，喝酒闹事，我们哥俩决不会闹出这些翻脸事来。我俩那股子要好劲儿叫你猜也猜不出。干正经事我们够味，到玩起来，犯起傻劲儿来，也还是一样哥儿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确确实实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有年夏天，我跟佩斯利赶着马儿进圣安德烈斯山，我们身穿刚买来的衣服。因为一个月的事完了，想要轻快轻快。我们到了这洛斯皮诺斯镇。这地方称得上世界的屋顶花园，炼乳、蜂蜜多得四处流。有一两条街，一个馆子店，还有鸡，空气好，反正够满足我们的心意。”

“我们到镇上时已过了吃晚饭的时候，铁路边只开着那家馆子店，我们只好进去有什么能饱肚皮的就吃什么。还没等我们坐下拿起刀把红油布上的盘子挠起来，进来了个人，端着热腾腾的甜面包和炒鸡肝。她叫杰塞普太太，丈夫已死了。”

“你看看，这女人叫石头见了也会动心。她的个子不能说小，倒要算大。模样招人喜欢，一看就觉得很好相处，是热心直肠人。脸色发红，是下惯了厨房的结果。一笑起来，十二月里也会引得山茱萸开花。”

“杰塞普太太话多，跟我们聊起来，一会儿天气，一会儿历史，又扯到坦尼森，干梅，还有羊肉难买，临了问我们从哪儿来。”我答道：“斯普林瓦利。”

“佩斯利嘴里塞满了土豆和火腿的小骨，他插了进来：‘大斯普林瓦利。’”

“这一下我第一次察到了苗头，我和佩斯利·菲什的八辈子交情就此完了。他知道我讨厌唠唠叨叨的人，这次却插了进来，把话讲个明白透彻。地图上标的是大斯普林瓦利，可是佩斯利他自己说斯普杜瓦利也说过上千次。”

“吃过饭，我们多话没说出了店门，往铁路上走。两个人相交了那么长时间，谁的心在想什么谁还不知道？”

“佩利斯开口了，说：‘我不说你一定知道，我横下一条心要把那寡妇弄到手，家里是我的人，外面是我的人，法律上是我的人，算什么都是我的，除非死了才分开。’”

“我答道：‘这不假。你只开了一次口，我听话听音。要说呢，你也心里有数，我也有我的打算，这样寡妇就要改姓，叫希克斯太太，那你就得给报纸的社交栏写信问问，男宾相在婚礼上要不要戴日本产的花，穿无缝袜。’”

“佩利斯说：‘你的算盘别打得太如意。’他把铁路枕木扳下一块。‘要是遇上平常什么事情，十有八九我都会让你，不过这一回不同。’他嘴没停。‘女人笑起来可抵挡不住，你就像进了大漩涡，朋友关系这条好船会给吞了，摔得粉碎。’佩斯利还是在说着。‘要是有一只大熊想吃掉你，我跟他拼。你的账我可以替你付，我还可以替你摸肩擦背，什么都像以往一样。可是这件事我顾不得什么交情不交情了。这次要把杰塞普太太抢到手，我们只好顾自己。现在我把话全向你挑明了。’”“听了他的话，我想了想，也亮出了主意和规矩。”

“我说：‘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自古就有。古时候抵挡有八十英尺长的蜥蜴和长翅膀的乌龟就靠你帮我我帮你。这个习惯保留到今天，大家一听说有野兽会聚到一堆，非要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其实没野兽才会散开。’我还说：‘我常听讲，有了女人，一些原来是朋友的男人就散了伙。干吗要那样？跟你说实话，佩斯利，一看到杰塞普太太，一吃到她烤的面包，我们俩心里就都沉不住气了。我们谁有本领谁娶她。我跟你摆开阵势比，不背着你做手脚。我用什么办法追她都当着你的面，这样你就机会均等。将来无论谁得手，我们还会是朋友，船不会在漩涡里翻。’”

“佩斯利紧握着我的手说：‘真有你的！我也照办。我们同时追这寡妇，别像旁人那样假装正经，到头来又捅刀子。成也好，败也好，我们仍然是朋友。’”

“杰塞普太太馆子店旁的树下有条长靠椅，南行火车上完旅客开走以后，她爱坐在靠椅上乘凉。我跟佩斯利吃过饭聚到这里，找我们俩都看中的人，各显本领。我们真算得上君子，能沉住气，每次去时无论谁先到，都等着另一个来了才开始玩手腕。”

“杰塞普太太终于察觉到了我们的安排，那天晚上是我比佩斯利先坐到椅上。刚刚吃过晚饭，杰塞普太太穿了件新粉红色衣，而且心绪正好。”“我坐到她身边，说了些这儿的风光

显得怎么怎么美，环境如何如何好的话。那天晚上说这种话最合适。月亮守着老规矩，升到了该升的地方。落在地上的树影既符合科学原理，又遵守自然规律。树丛中，林子里，小夜莺、金莺、长耳朵兔，还有别的有羽毛昆虫闹成一团。山里刮来的风唱着歌，像是犹太人坐在铁路边弹着旧番茄酱做的琴。”

“忽然我在左边有了感觉，我像是被放在火炉边上瓦罐里的生面粉团一样发起胀来。原来，是杰塞普太太挨近了我。”

“她说：‘哎，希克斯先生，世界上的单身人遇上这样好的夜晚，心里会更不是滋味，你说对吗？’”

“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了身。”“我说：‘太太，对不起，我得等佩斯利来，他不来你这样重要的问题我回答了，不能算正大光明。’”

“接着，我向她解释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有了危难也好，出门也好，串通合谋也好，都拴在一块。我们已经有约定，要是遇到更伤脑筋的情况，比方说牵涉到感情和关系的事，谁都不能干对不起人的勾当。杰塞普太太似乎认真想了一会我的话，想过以后不停打起哈哈来，笑得树林都震动了。”

“没多久，佩斯利来了，头上抹着佛手柑香油。他坐到杰塞普太太的另一侧，讲了一段辛酸而不寻常的经历。一八九五年圣丽塔山谷连续九个月干旱，他跟皮弗斯·拉姆利比赛剥死牛皮，赌一副镶银马鞍。”

“从开始角逐起，比起我来，佩斯利·菲什就处于了劣势。我们俩各显神通，想攻破女人心上的薄弱点。佩斯利的办法是往女人耳里灌风，讲那些亲自经历的或大字体印刷的书上看来的故事。我看过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叫《奥赛罗》，我想他的主意定是受了那个剧影响。剧里有个黑皮肤人，把这人那人编出的话搅到一堆，结果把一位公爵的女儿弄到了手。可是这办法离了舞台追女人就不灵了。”

“还是让我把我的奥妙传给你，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哄骗成你的人。你要巧妙地抓住她的一只手，紧握着不放，她就归了你。干起来不容易。有些人抓起手来像是要给脱臼的肩膀疗伤，叫你闻到一股碘酒味，还听到撕绷带的声音。有些人抓手像抓发烫的马蹄铁，抓住以后又远远握着，那姿势像是药剂师往瓶子里倒阿魏的酒精溶液。大部分人让女人眼睁睁望着时抓了往身边拖，像是娃娃在草地捡到了球，没让她忘了手是长在她臂膀上的。他们的法子全错了。”

“好办法要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人轻手轻脚进屋后的院子，捡起块石头朝蹲在围墙上瞧着他的猫扔？他装出的样子就像手里什么也没有，猫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猫。用就